

胡记面馆，是小城东头最有名的面馆，胡家世代经营着小城老街偏东头的面馆子，靠着祖上流传下来的古法做面发家，子孙代代相传。用古法精心配制出来的面细润筋道、清新爽口，吃过的人没有不夸赞的。

老街人看到这代胡记的掌勺兼老板老胡都笑嘻嘻地打招呼：“老胡，多做一碗吧，饞面喽。”老胡也笑：“三六九，年年有，祖宗的老规矩俺可不敢改了！饿饿吧，明天再来。”

胡记面做起来可不容易！一年里下麦子的时候，挑熟好的麦捆回家，人推着石磨细细地磨，这样面粉老到细腻。面是在头天晚上和的，先把面用水一裹，搓成块块，再加碱醒面，碱要讲纯度，不能太杂。面要醒到苦里发甜，味不对就弃面重醒，醒好的面用湿布包着放一晚，第二天拉的时候，面就筋道，任人拉扭。这一步步说着简单，做起来复杂麻烦，可胡家人从来不嫌麻烦，因为，少或改了步骤，面就不如之前鲜嫩了。

老胡有个独子——胡良，娃娃脑子灵光，什么东西都一学即会，老胡很早就让儿子学手艺。

胡良学着老爹磨面、和面、拉面。揪起一拳头大的面，搓成匀粗的长条，再压平扁，用力划上几条长口，一手抓起一头面，用大臂的勾力扯面，双臂翼张于胸，“啪”的一声合起面上下一抖，再拉。统共拉八次。完后用手托着面条，快速削去面头，左右一甩，把身子一仰，手里的面顺着就到了灶上的沸水里。然后伸双长筷，搅几下捞到一边盛高汤的瓷碗里。做好的面乍一瞧，就像是条条羊脂玉浸在汤里。胡良的手艺比他爹还要强一分。

胡家面做起来又费时又费力，祖上说，烹小鲜如治大国，一日卖两顿，一顿36碗上等面，就保得胡记不衰。胡家祖宗规定的数量不光是为了讨个吉利，也是经过实践得来的，一个人不急不忙，一天顶好才能做出72碗上等面来。胡记面全在磨、和、拉三字里，一步也少不得，缺一不可。

【悠悠我心】

开学季，我们学校举办“感动校园人物”颁奖大会，老师们的事迹让我和同学们感受到了冬天里的温暖。

人云，“医者父母心”，生命，从来都不该被草率地对待。教师，同样是医生，不治疾，不医病，只医愚。

日夜交替，门里墙外，每一个学子都是他们的孩子。

夜深人静，孩子说，我不要做班主任的妈妈，我要以前的妈妈。

童言无忌，她想坚强，可还是哭了。擦干眼泪悄悄走掉，挂上笑容，依然是充满活力的教师。

挂掉电话，她在想，究竟是孩子重

【心香一瓣】

尘封的往事里总有一个伧傜的背影——身材微胖白发苍苍的她，又在眺望窗外，一站就是许久……寒冬的傍晚，夏日的午后，这背影就像一幅画，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画中人是我挚爱的太姥。那时候我并不清楚，她到底在眺望什么？

太姥是我妈妈的姥姥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很老了。她裹着小脚，腰背弯曲，眼花耳聋，站的时间长了，就会腿脚酸痛。但是，个人起居、洗洗涮涮的，她不想别人操心，自己能干就不愿麻烦别人。

太姥特别喜欢孩子，尤其喜欢我和妹妹围在她身边玩耍。我小时候生病呕吐睡不着觉，她就整宿把我抱在怀里，谁劝都不肯放下。

爸妈都很疼爱太姥，假期总忘不了开车带太姥去济南周边及海边游玩。每次出门，太姥可兴奋啦。爸

【俗世奇人】

□马苏玥



得，减不得啊！

祖宗的规矩，老胡从没坏过。一天72碗上等面，不多不少。

这天晚上，胡良正和面，皱眉跟老胡说：“爸，咱家一天多做几碗，用厂里出的面粉，雇个人和面，改改老法子，就快了。我试过，那面模样一点儿不差，味道也不差太多。”

“什么混话，那样的面还叫胡记吗？”老胡一听，气得拍了下桌子，“胡记面贵在每根都包含着厨子的心血，是花过心思的，这些可全藏在一步步流程规矩中，老祖宗的法子不能改啊！”

“什么年代了，有胡氏这块招牌，老法子稍变有什么嘛！”胡良不服气。

“这哪是变法子，这是砸牌子，招牌砸了，往后拿什么做生意？”

胡良没听，在城中央偏东的地方开了家分店。

感动的背后

要还是学生重要？生活给了她多少年头思考，却强迫她在一瞬间做出决定。一边孩子高烧，有很大几率转为脑炎，另一边，只有一声“老师”。

等她照顾好学生，赶到医院时，孩子的病情已然稳定。丈夫吼她，是你孩子的性命重要，还是那些学生重要！她说不出话，若是孩子出了事，她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，可是，孩子们的青春，也想要不留遗憾啊。

“我有两个心房，一个盛着良知，一个装着责任。”

他们是六亲不认吗？为什么会在家人需要他们的时候，全身心地去填补那

窗 外

妈还特意买了轮椅，推着她逛景点……往事悠悠，到现在太姥笑咪咪地坐在轮椅中的样子，还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

几年前，太姥家拆迁，父母便腾出一套房子给太姥居住。这套房子在三楼，无论房型还是新旧程度，都比太姥原先的老屋好得多呢。大家都很满意，可是太姥，却在一旁沉默着。

太姥的老屋是平房，院里爬满了绿植，橘红色的凌霄花花期很长，织出一片绿荫。太姥能常常走出屋门，看看鲜花，抚抚绿草。那段时间，多少次，我看到太姥站在窗前凝视窗外。伧傜的身影静静的，一动不动。窗外是怎样的美景啊，竟如美酒一般，“勾引”着太姥的心。

搬家以后，太姥被“拘禁”在了高高的三楼之上。太姥对姥姥说：“我啊，

往后老街人从城里回来，看着老胡：“小胡开了家分店哩，生意红红火火，一天卖几百碗，儿子赶上老子喽。”

老胡不再笑了，只是愤愤抚手，频频叹气。

有个城里谋生计的老街人有回点了碗胡记分店面，才吃了一口，就搁筷了，咂咂嘴：“不比老街的胡记呦，少了点儿筋道味儿。”周围正大快朵颐的食客皆惊奇。

有好面的食客闻讯赶往老街。老街这边，胡良一走，店就留了老胡一人，老胡依然按规矩，一天72碗上等精面，不多不少。食客大呼：“极妙！”陶然于老街胡记。渐渐消息传开，胡良的生意淡了。大凡吃了城中胡记的，都来了老街，而吃了老街的，却再没回到城中胡记。胡良开始入不敷出了。

胡良回了老街。老胡看见儿子，也不说话，只管做面。胡良吃了口老胡的面，想了想城中面馆的面，矮了头。

胡良又开始做面了，一天72碗，跟他爹一样。胡记名声越传越远，一碗面是别家三四倍价钱，但小面馆生意仍然红火，有本地，外地，甚至还有别国的人。老街东头，胡记门外经常排长龙队。

那年老胡病了，胡良在跟前，老胡说：“别说爸迂腐，不懂变通，爸咋不知道赚钱？爸守的不是老规矩，不是这胡记招牌，而是这面的品质味道。做生意不用好货，待时间久了，谁买你的账？要想做好生意，就得本本分分，不搞噱头。做面和做人、做事一样，得守好底线，脚踏实地，才能摘到星星揽到月亮。”胡良泪汪汪地听。

“再去给老子做碗面吧！”

胡良端着面回来，老胡捧在手里，对着光瞧了瞧，面条细若发丝，色泽细亮，挑起一筷子，吸上一口，面质轻柔，鲜香可口。老胡眯着眼，长嘘口气，“就是这个样。”随即倒在一边，手中那碗却端端正正，滴汤不洒。

□刘子檀

个好似无关紧要的空缺？

登上教师岗位，便要让教师成为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。

“很痛苦，但我每走一步，学生离自己的梦想就更近一点。”

六十二级台阶，由两个生命共同走完。

“认真，也是一种胎教。”她们说。

苦与痛，更让人意识到生命的可贵。没有人要求他们坚强，可软弱，又该摆给谁看呢？留下的所有遗憾，只是为了不留遗憾。笑容是美丽的面具，上扬，上扬，不会让人看到身后的阴影，只因眼前，一片阳光明媚。

□齐效乾

就是想出去啊！我拄着拐棍，一步步爬下去，我想下去走走啊！”有一次我回来，竟发现太姥站在楼梯口，向下张望着。姥姥也理解她，有时会扶着她下楼，用轮椅推着她对面的百花公园里走走。可是姥姥毕竟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每次回来，都筋疲力尽。

直到很长时间以后，我才慢慢理解了。太姥在窗前留恋的，不是窗外的美景，而是她的一点垂老的自由。一颗苍老的心，是如此需要那一点点行动的自由——一个小院带来的安全感和走出屋门的快乐。只是，当一个人老得像太姥那样时，她的心，还有人愿意读懂吗？

太姥是属马的。仰望苍穹，我真诚地祈祷，远在天国的太姥，能健步如飞，就像那骏马一般，自由驰骋于她窗外的世界……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张爱玲笔下的 亲子关系

□朱佑文

张爱玲笔下的亲子关系，大都若有若无，或者更像一场打着缘分旗号的互相利用。一个人如何写下爱情、婚姻，除了细腻的观察，更无法摆脱自己的遭遇。不管是小说、自传或者后人研究，从婴孩到少女，张爱玲的家庭生活充满波动和抗拒。父母离异，在民国时期的名人圈里虽常见，但也与大时代背景多少有些违和感。见惯了亲族中男性的无能、无用，特别是父亲和后妈吃空家用……各种生活状态的不如意、不确定，加重了张爱玲的敏感度。而敏感度与体验，正是写作最大的源泉。对一个作家来说，这是外人眼里的宝库；对一个少女来说，这是灾难。

张爱玲很喜欢《红楼梦》，大概她能体会到曹雪芹的感觉：在一个大家族中，男子都如此不中用，靠不上，何等可耻可悲。不可否认，她的父亲给了她很好的家教和审美，但其中没有我们现在所言的父爱——陪伴、理解和尊重。更何况，这位父亲连以身作则，养家糊口都谈不上，不仅坐吃山空，还有吸食鸦片的恶习。张爱玲在《十八春》中写道，女主角被家庭圈禁，最终找机会逃出，找到亲妈……依照的是她的亲身经历。一位少女被父亲打，而后被囚禁在一个半地下室，连仆人都不会理会她的抗拒。这直接影响了她如何看待父母与孩子的关系：冷漠、互利和猜忌，这点即便在母亲身上也有所体现。《小团圆》中，张爱玲写母亲送自己在香港读书那段，加入了母亲猜疑自己与老师有了恋情，母女俩如同情敌……这种让读者感到很不自然的感情——不管是张爱玲敏感，还是确实是她母亲多疑，放在张爱玲的作品中，却是十分自然的。似乎在张爱玲笔下，亲子关系不过如此。

在现代的家庭关系中，夫妻关系排第一位，亲子关系排第二位。但现实是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是太低，就是太高。最近《巨婴国》之所以流行，就是因为作者总结了过于忽视和过于关注而造就了“外表成人、内心婴儿”的人群。

如果张爱玲也进入“巨婴”公式，在婴儿时期的两种愿望：抱抱我，看着我，在其成长过程中已被磨灭。如果想进入她的内心，可能要先扒开一层厚厚的“别抱我”，再扒开一层厚厚的“别看我”，整体是拒绝的。不与俗人打交道，不给任何人多一点的机会。我行我素，少受伤害，各种不信任是可以保全自己的——一旦青少年时期尝到了这种性格的甜头，之后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。他人是麻烦的地狱，“我”之于地狱又是什么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不用在意别人眼光，反正世间已经处处不完美，遇到一点美好就值得大声赞扬。因此《倾城之恋》会有这样的视角：战争来袭，城市毁灭，于废墟中获得一点爱，就是很好的事情——正能量对每个个体来说，意义是千差万别的。

在《金锁记》里，小商人家庭出身的曹七巧被父母“卖”给大户人家。每天面对残疾丈夫，终于心灵扭曲，性格扭曲。重要的是这种扭曲在她这里没有结束，她的儿子、女儿，拜她所赐，感情生活都不得善终。在这篇小说里，充满封建社会特有的循环式宿命。张爱玲难得地去设计两代人的遭遇，是否也开始替父母那辈人做了一番想象？父亲如何成了那样的父亲，母亲如何成了那样的母亲，而自己又如何成了怪脾气、自恋、不流于俗的自己。张爱玲可能是曹七巧，这代表了她的禁錮的那段时间；可能是曹七巧的女儿，被父母破坏了感情的成长，无以声张；可能是曹七巧的儿子，听任这个家庭，任由美好消逝，无关痛痒……审视每一个人，就离审视整个故事不远。

现实中，我们也是习惯向下看，极少回溯。我们会说，自己的父母性格如何，但很少去想，他们少年时代曾经经历过什么，才最终塑造成现在的他们。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整体的人，即便是在传记中，一个个切面真的可以拼凑起一个完整的形象吗？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，会把自己一个个的切面，有意识无意识地，分别放入不同的篇幅、注入不同的人物。作为读者，你不晓得哪个是作者的投射，当我们认定一个人物进行解读时，可能真正的主角正在小说的一个角落里窥视一切。